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療妒緣 第七回 索鴛鴦仍裝醋態 跪房門始解疑心

話說朱綸隨老僕婦出外，正要問他鴛鴦之故，走到老僕婦門首，只聽得他夫妻二人正在房內議論這樁事。朱綸聽見，倒立住一想道：「我若問他，或者夫人叫他瞞我，倒未必說實話。今他夫妻私議，斷是真情，不如在此私聽，定知明白。」故立在門外。只聽得老僕道：「此鴛鴦是老爺帶出來的，如何在夫人處？」僕婦道：「我正要問你，這鴛鴦在老爺處，為何到夫人手裡，難道鴛鴦真個會飛的麼？你且先說老爺送與何人，細細說與我知道，我也將家中之事，與你說知。」老僕便將山東遇盜始末，一一說完，又道：「說便與你說了，夫人處卻不要多嘴。」僕婦已窺見主人在外竊聽，便對丈夫道：「你休要這樣假小心，我倒決不多嘴，只怕你倒不能無事哩。」老僕道：

「為何？」僕婦道：「你方才所說老爺在山東這些事，叫我不多嘴，那知夫人倒久已曉得了。你想夫人若不知此事，這鴛鴦從何而來？據你說主人受他大恩，說起夫人所為，竟是恩將仇報了。」老僕道：「怎麼恩將仇報？」僕婦道：「四月盡，那許家夫婦帶了女兒，來到我家，說此女是老爺山東路上娶的，現有身孕，聞老爺中了，特送還回的。問他有何憑據，他就將此玉鴛鴦呈上，說是老爺的聘物。夫人聽了大怒，就要拿下重處，誰知他二人都有勇力，反大鬧起來，嚇得夫人急急躲避。」

眾家人與他抵敵，都被他打得頭破血零，立刻報縣報營，說大盜白晝劫殺。縣官同了守備，立刻帶領營兵拿獲。誰知營兵都不是他的對手，也被傷了幾個，終於寡不敵眾，被營兵拿祝縣官帶到堂上，三拷六問，只得招成盜案，送人監裡。那時族中人知道，糾集了幾個長親，回來勸夫人說：「老爹做親多年，夫人並不生育。古人云，不孝有三，無後為大。理應娶妾生子。」

況已娶之妾，現有身孕，且係救命恩人，遠遠來投，怎好不收，反陷為盜？故特來相勸，要夫人出一稟單，用老爺一個名帖，眾人情願動呈保出。」老僕道：「如此甚好，夫人可依麼？」

僕婦道：「夫人不但不依，更起毒心，就私叫禁子來，付銀十兩，即刻將那女子討了氣絕。你道可憐不可憐！」老僕聽說，怒氣直衝道：「豈有此理！老爺受彼活命大恩，他又將女兒許與老爺為妾，又贈盤費，夫妻親送出山，何等恩義！怎麼反害他一門死於非命？莫說天理難容，只怕這些怨鬼，也不肯干休哩！」僕婦道：「你方才叫我不多嘴，你倒高聲說些這話。」

夫人正惱你與老爺串通一路，要處你，倘出來聽見，可不自速其禍了！」老僕道：「是我的性命，也是他救的，聽了這番不平的話，怎的不氣惱！」僕婦道：「這是已往之事，老爺也無奈何，何用你乾吃力？如今還有更可笑的奇事哩。」老僕道：

「還有甚奇事？」僕婦道：「夫人因這些親族說無子理應娶妾，恐將來再不生子，難免旁人說長話短，忽然發一道恩旨，吩咐媒婆，要替老爺娶妾。你道奇不奇？」老僕道：「這是正理，倒不為奇。只可惜一個有恩有義的許氏，倒活活致之死地，反花錢費鈔去另娶，也算奇事了。只可曾娶得成麼？」僕婦道：

「怎麼不成？媒婆日日領些女子來看，夫人選來選去，總不中意。直到後來選中一個十全的女子，用價討成，就與他結為姊妹，十分和好，帶進京來，說今日就送與老爺成親哩。」老僕道：「如此也罷了。那女子今在何處？」僕婦道：「這女子，夫人比親姊妹還好，豈肯寸步相離，方才攜著手同進去的就是哩。」老僕聽說，就叫起屈來道：「我正疑心，要問你這怪物何來。你說夫人選中一個十全女子，怎說就是他？」僕婦道：

「怎不是十全？他眼是白的，嘴是歪的，頸是縮的，背是曲的，手是盤的，肚是凹的，腿是折的，腳是大的，力是有的，降丈夫是會的，豈不是十全！」老僕道：「這樣鬼怪，一世沒有老婆，也不敢近他。況老爺是少年狀元，怎肯近他麼？」僕婦道：

「夫人與他又商議得好，說騙老爺進了他房，將房門關上。老爺若安心與他成親便罷，倘然不納，叫他拿出手段，打一個下馬威，不怕老爺不從。夫人之意，不過要他做個幫手，便好止住娶妾的話，又怕奪了他的恩愛，真是計出萬全，豈不好笑！」

且不說老僕聞之歎惜不已，再說朱綸在外聽了，早已氣得發昏，趕到裡邊。夫人見了，又問道：「玉鴛鴦明明送與別人，如何還要瞞我？」朱綸聞僕婦之言，知夫人已曉得山東之事，只得將遇盜追趕，蒙許雄相救，要將女兒與他為妾，「再三力辭，因無盤費，路有強徒，要救性命，只得強從他。又必要信物留記，不得已將鴛鴦取去，並非貪戀此女，故到京以後，即置之度外的了，望夫人懸情相諒。」夫人道：「這也罷了。你不過為無子，要想娶妾。我如今已替你娶一個在此，並與他結為姊妹，今晚就好成親了。」朱綸道：「卑人並不請娶妾。況且夫人年紀甚輕，自然生養兒子，何須慮得。這個不必提起。」

夫人道：「妾已娶來，這怎說不要？你若不要，難道好回他去不成？」朱綸道：「竟回他去，卑人是斷斷不要的。」正說間，老僕稟說：「東宮宣召，請老爺即刻就行。」朱綸只得別了夫人，急急入宮去了。

夫人又命老僕隨了老爺去，候老爺出宮回同。老僕奉命隨去。然後吩咐速備轎馬數十乘，下船迎接許雄等到來，一一料理房戶安寓。又厚賞了船上丑女去了。便將先登岸索鴛鴦假裝醋意捉弄丈夫並他的急狀，一一告訴巧珠與許雄等，眾人聽了齊齊大笑。又大家串通，候丈夫回來時，盡行躲過，要如此如此，這般這般，再捉弄他取笑一番未幾天晚，知朱綸將回，眾人果遵命避過。朱綸因夫人要強他與怪物成親，在東宮侍膳，多吃了幾杯酒，到家又假做大醉的形狀，叫老僕攙扶而回。夫人一見，便道：「相公回來了，怎麼吃得這般大醉？新人房中，還要吃合歡酒，快送你進房去罷。」朱綸道：「卑人已對夫人說過，斷然不要。我與夫人去睡罷。」夫人道：「休得胡說！新人現在房中相等，你若不進去，叫他何以為情，難道果然回他去不成？」朱綸道：「自然該回他去。」夫人道：「你決意不要，還想山東的心上人麼？」

這個也與他差不多。」朱綸道：「就是極好的，我也不不要。」

夫人道：「倘然就是山東的許氏，你可要麼？」朱綸聞僕婦之言，情知巧珠已死，便道：「就是山東許氏，我也不不要了。」

夫人道：「你說他家是你救命恩人，且已成親三日，怎麼也說不要？足見你的情分，一些沒有。今實對你說了罷，他尋到我家，說起你山東遇盜，虧他相救，與你結親，送你出山一段情義，且已有孕將產。我感他恩德，留住在家，與他結為姊妹。」

八月中幸生一子，故特同他到來，一同完敘。今在內房的，就是他，還不快進房相會！」朱綸曉得夫人向來妒忌，一二分姿色的丫頭尚不肯留，決不能變到這般賢慧；二來聽見僕婦說夫人設計要騙他進去，關在房中，叫怪丫頭強逼成婚，不然還要與他一個下馬威。此定實話，夫人之言，無非設局誑騙。不可上他的當，便拿定主意，也說斷然不要。夫人道：「不要把話說殺了，難道果然回他去？」朱綸道：「一定該回他去。」

夫人道：「你今天錯過，明日反悔就遲了。」朱綸道：「決不反悔，竟回無疑。」夫人道：「你既如此薄情，我也不好相強。」

但我與他結義一番，今日一晚，不可使他冷落。相公可在外房安睡，奴家卻要去陪他。」朱綸道：「久別相逢，夫人自當歡聚，管他□□。」夫人道：「你便負義，我卻不肯忘情。況明日就打發他，今日一夜，□□□□。」說完，就向內房去了。

撇下朱綸一人，悶坐在房，想起巧珠，又下淚一番，獨自一個悲悲感感。

正想上牀去睡，忽聽得耳中一派歌唱歡彈之音，甚是奇怪。

走出門外一聽，卻是內房吹唱，想內房是夫人與那怪物在內，何來歌唱之人，難道外邊喚進去的優人不成？又一想道：「決無此理，優人怎好喚到內房去？」細細一聽，甚是入耳，忍耐不住，只得悄悄進去一看。見房門閉著，房內燈燭輝煌，歌聲輕巧，像是人聲口。向房門邊一望，又望不見，只得轉到天井中，將窗上紙輕輕揭去一塊，將眼一望。不望尤可，望了大吃一驚，只見十五六個美人，侍立兩旁，也有吹簫吹笛的，也有彈琴彈瑟的，也有雲鑼點鼓的，也有按板歌唱的，也有執壺斟酒的。中間一席酒，兩個美人對坐，上手一個是夫人，手中抱著一個孩子，一頭喜笑。對席的明明就是巧珠，僕婦說他已被夫人弄死獄中，如何尚在，又與夫人這般親熱，難道是相像的不成？就是相像的，夫人十分妒忌，向來粗蠢丫頭尚不肯留一個，怎肯倒娶這美人回來？況且還有

這許多美女，又是何來？

僕婦又說娶一個怪物與我，先頭果有一個十不全的怪丫頭相隨，如今怎反不見，莫非那怪物是孫行者一般會變化的麼？這些美女，一定也是他毫毛變的了。又一想道：「豈有此理，斷無此事！莫不是我見了鬼麼？又莫不是在此做夢麼？」又一看道：

「並不是鬼，也不是夢，不免還去問僕婦。」連忙走出，四處一尋，總不見。

又復走轉一望，見吹唱已完，眾女子都在旁斟酒服侍。夫人與巧珠都曉得丈夫在外觀看，有意捉弄他，只聽得夫人道：

「妹子，我想那薄情郎受你家大恩，所以同你進京，與你結為姊妹，指望三人同諧到老。誰知他忘恩負義，不肯要你，定叫我回你家去，再三相勸不從。我心上倒是不忍，奈何？」只聽得巧珠道：「他既如此薄情，我亦豈肯從他？明日只得拜別姊妹回去，慢慢再圖後會。這薄情郎，斷不要他見面的了。」夫人道：「你生的兒子，是他親骨肉，想來也不肯認，還是妹子帶去，還是留在此好？」巧珠道：「他既薄情，自然薄情到底，留在此反被輕賤，不如帶了去罷。」夫人道：「我倒舍他不得。」巧珠道：「薄情郎雖無父子之情，姊姊卻有嫡母之義。孩兒長大，倘能爭義，有個好日，斷來拜見姊姊的。」朱綸在外聽了兩位夫人一問一答，心中懊惱道：「原來夫人倒是真情，我卻聽了僕婦一番鬼話，把話說得盡絕，倒做一個負心薄倖之人。」

況且此人與我情深義重，夫人相待甚好，一同進京，難道眼睜睜忍心看他去了不成！夫人說不要把話說殺了，明日反悔。我想話便說殺，卻還未到明白，不如趕進房去，說一個明白留住，共成好事，豈不快活！」隨走到門口，又畏懼起來，忍了一會，又忍不住，只得把門輕輕一叩。

夫人聽見，見做不知，吩咐丫頭們再彈唱《金雀》上「喬醋」一出。朱綸聽了，曉得以前看惱，分明學潘夫人的喬醋，見我認真，故有心唱這出來說明，笑我不識人。我如今竟大著膽叩門進去，拼得再被他兩個搶白一常從來一刻不識羞，終身受快樂。竟重重的將門叩了幾下，只稱：「夫人，快開門，我要進來！」夫人道：「我方才再三強你進來，你斷斷不肯，怎麼忽然又要進來？」朱綸道：「方才夫人在外邊，所以不進來，如今夫人在此，所以要進來。」夫人道：「這房中許氏夫人在此，不便進來。快些出去，寧可我就出來。」朱綸道：「我正要見許夫人，有甚不便！」夫人道：「你方才說斷斷不要他，明日打發他回去，怎又好見他？」朱綸還未答應，巧珠道：

「你這忘恩負義的薄情人，還要見我則甚？你當初遇盜相救，原不想你的報答，只我爹娘沒志氣，要仰攀你，把奴相配。我原明知山雞配不得你鳳凰，誰知你進京聯登科甲，果將奴撇下，數月來並未見你片紙隻字到我。我不合與你成親，有了身孕，生下孩兒，因是你的骨肉，不忍拋棄，只得送還夫人，我先修行念佛，祈求來世生於富貴之家，庶不受人遺棄。誰知蒙夫人一見如故，一分抬舉，結為姊妹，帶我回來。只說終身有靠，再不料你反要回我家去，自然兒子也不肯認。負心至此，還要見我則甚！」朱綸道：「你不要錯怪了人。自從別後，那一日不想念，只為家中夫人未知，原要等夫人來京說明，著人迎接的。今同夫人到來，我又未知，誤聽人言，多多開罪。望開了門，負荊請罪，望夫人見諒。」夫人道：「怎說未知？明明對你直說了，你還說不要，決斷要回他去。如今反說未知，難道我瞞你的麼？」朱綸道：「總是卑人不是，卑人只得跪在此請罪，悉聽二位發付罷。」二位夫人聞知暗笑，眾丫頭俱掩口而笑。

老僕婦躲在暗中，看見老爺這般情急，急急趕出，與老僕一一說明。老僕心中昏悶，已經睡了，聽了此言，不覺狂喜跳起，連忙趕到許雄處跪下，足足磕了十幾個頭，口叫「恩爺」不絕。許雄急急扶起。老僕道：「老爺被夫人捉弄得夠了，望太爺、太太去說明，做一個和事老人。」許雄道：「是是，我們就去。」老僕即刻點燈，照了許雄夫妻，同到內房。見朱綸端正端正跪在房門口，見有人來，方才立起。許雄大笑道：「賢婿，為何這般情極？夫人、女兒，你二人也捉弄得他夠了，看我老夫妻面上，開了他罷。」二位夫人見許雄到來，就開出房，笑道：「你說開了門負荊請罪，如今好負荊了。」許雄笑道：「不曾開門時已負荊過了，免了罷。」夫人道：「若不是爹爹、母親來，只怕跪到天明，還未必開哩。」朱綸道：「也夠了。」眾人大笑。夫人道：「爹爹、母親，請安置罷。」老僕掌燈送出去。

夫人道：「如今講明瞭，進房去罷。」巧珠道：「相公可同姊妹房中去睡。」夫人道：「自然在妹子處睡，不必再推了。」兩人你推我讓，朱綸扯著巧珠手道：「自然到夫人房中去，你也該送一送夫人。」夫人再三推住，朱綸道：「我就在這邊住，我們要送夫人到房再來。」於是三人同到夫人房中。朱綸急把房門關上，夫人還要推他，被朱綸兩邊勾住，一同上牀，三人同睡，一夜風光，話不細表。正是？和氣人家無大小，何妨三個一牀眠。要知次日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